



给妈妈反向“溺爱”

未开口叫过一声妈。甚至到了伸手要钱的时候，我也会想方设法将这句“妈”免去。

我最常用的方法便是借我妹妹之口要钱。比如，当学校需要买资料时，我就会开始等机会。当我妹跟我妈说“妈，我要钱买练习”时，我便接着我妹的话说“我也一样”。虽然，我妈早就看穿了我的小伎俩，但她没有找破解之法。

一转眼，几十年过去了。我也顺利地以不错的成绩走完了自己的学习生涯并找到了一份喜欢的工作，开始自力更生。我和我妈的关系也早已改善。至于我是何时何地、在何种情况下叫出第一声妈，我早已想不起来了。

工作之后，虽然我跟妈妈的接触少了，但还是发现了她身上一个明显的变化：从来都是直接给我“下命令”的老妈开始找我商量事情了，而且每次都把我的建议看得非常重要。有一次，她跟我说：“儿子，最近有个小百花越剧团的老师来我们镇里给越剧迷上课，你说我能去学习不？”

一直对妈妈又敬又怕的我突然间看到她在我面前不知所措的样子，我瞬间也

有点不知所措了。更出乎意料的是，她的这种不知所措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竟然成了常态——很多事她开始拿不定主意，很多时候她变得谨小慎微，很多……长大后的我和逐渐老去的她的地位似乎发生了大反转。

刚开始，我十分不理解她的这种转变，但随着我的年岁日长，我慢慢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岁月不仅会偷走妈妈的容颜与健康，也会慢慢地蚕食她做决断的信心。

我开始反向溺爱父母。老妈想花“大钱”买漂亮衣服，我支持；老妈想四处学越剧，我支持……不出所料，我的反向溺爱奏效了：遇到事情，老妈不再怯生生地征求我的意见，而是大大方方地告诉我她的想法；也不再觉得自己越老越没用了……

最近在网上看到一句话：妈妈永远比这个世界多爱我一年。这句话令我感动非常，我却不完全赞同。妈妈的爱何止多了一年！妈妈的爱浓度远高于这个世界上其他的爱。虽然现在的我对妈妈的“反向溺爱”毫无底线，但即使身处极致的溺爱中，她也不会忘记为自己的孩子着想。

郑希波

母亲的“新闻筛选”

前阵子我刷到一条一位老人家被亲儿子虐待的新闻，我气愤地跟母亲发感慨：“对自己亲妈也下得去手，没人性的家伙！”我刚想展开细节仔细跟母亲讲，母亲赶紧打断我：“别讲了，听着心里难受。网上就不该发这种新闻。”我解释说，网上孝顺的新闻多的是，这只是个例，全国也极少有这样的事。

母亲皱着眉头说：“你以后少跟我说这样的事情。”母亲可真是扫兴，话说到这里，算是把天聊死了。

上周，我听说孙同学的老母亲去世了。隔天陪母亲遛弯，碰到了孙同学的舅妈，我便上前问她，小孙的妈妈得什么病去世的？她舅妈叹气道：“是心脏病。”孙同学的父母都80多岁了，先前往养老院，后来老爷子觉得住养老院不自由，又搬回了家。老太太有点小脑萎缩，那天突然大小便失禁摔倒在地，老爷子一个人根本拖不动她，只能求助邻居。当天晚上，老两口就返回了养老院。可没过几天，老太太突然不舒服，夜里打了120，在医院住了一晚上，人就没了。

我和孙同学舅妈聊天时，母亲已经走远。奇怪呀，她老人家与孙同学母亲也认识，按理应该关心这事才对。回家后，我主动跟母亲提起：“小孙和她哥经济条件都不差，物质上亏待不了父母，就是对老人的陪伴太少了。她爸本不愿去养老院，否则不可能从养老院回了家。但一个人根本照顾不了老伴，儿女又都忙自己的小家，没办法才又回的养老院。”母亲听完，提醒我：“这些话回家别对你两个哥哥说。”我还要继续对此事发表议论，母亲却话锋一转，说起邻居老刘家的事：“老太太5个孩子，老大特别有担当，给弟妹们排了班照顾老母亲。谁要是没空，老大准主动顶上。不值班的时候，他还经常看监控查岗，弟弟妹妹若对老人稍有怠慢，立马打电话过问。刘老太现在都96岁了，被伺候得舒舒服服，这才叫享福呢。”这些话母亲说过很多次了，她过了80岁后，总爱讲谁家孩子孝顺的事儿。

我忍不住问母亲：“您怎么不爱听那些不好的事情，光爱听这些孝顺事儿啊？”母亲叹息道：“我年龄大了，听不得不好的事情。而且，我眼瞅着也要人照顾了，多说说孝顺的例子，你两个哥哥听着，才能跟着学啊。要是总说那些不孝顺的事儿，他们说说不定会觉得自已比别人强多了，还怎么进步？”

原来母亲不愿接收那些坏消息，一来是不愿让负能量破坏心情；二是盼着我们兄妹能多向好的榜样看齐。这份看似“固执”的选择，既藏着母亲对晚年生活的惶恐，也包含着她对子女的一份殷切期待和教诲。

马海霞



爷爷给的松弛感

他不干涉我们的生活，但对我们提出的要求只要能做到，都会认真对待。当我提出给他拍短视频后，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尽管拍，我配合。”

我给他拍短视频，他从不说什么，可我要是让他提些建议，他也会毫无保留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他解释：“这脑子要动一动，预防老年痴呆。”

我有时把他拍得有点丑，他总是点到为止，从不多说什么。说实话，和他在一起，我从不担心做错事，不想着讨好他，能真实地做自己。

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但有不少老年人，不好伺候。我的爷爷则不一样，他退出子女的生活，不说是非，听从子

女的意见，不给我们添麻烦，他活成了我们的一束光，让我们觉得跟他生活在一起没负担。

他也能跟上时代，在我教会他拍视频后，他也拍了不少作品。在品评的时候，他和我们看不出有一点代沟，有时他提的建议一针见血，还常能给我灵感和启发。

爷爷的好，家里人都能感受到。他几乎能给每个人提供满满的情绪价值，让大家跟他相处起来不拘谨。爷爷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一家人要相互捧场，而不是互相拆台。”在他的捧场和情绪价值输出下，我们谁都不觉得他多余，谁都没拿他当负担，因为他让我们收获到满满的松弛感。

陈金丽

母亲的冬藏智慧

星，像撒了把碎星星。“猪油能封住食物的魂。”她边说边把油渣撒进我的粥碗，焦香混着米香，在寒气里织成一张温暖的网。我偷吃油渣时，她总用筷子轻敲我手背：“留些给明天，日子要细水长流。”

大雪封门时，母亲会取出地窖里的红薯。地窖口盖着草帘，掀开时涌出带着土腥味的暖流。她举着油灯下去，昏黄的光晕里，红薯堆成小山，表皮沾着潮湿的泥土。“地窖是土地的肚脐眼。”她抱着红薯上来，冻红的鼻尖上沾着草屑。接着烤红薯的香气弥漫整个屋子，金黄的糖汁从裂口渗出，像冬天流出的蜜。

冬至那天，母亲必做三件事：晒被子、酿米酒、包饺子。她把被子铺在院里的竹竿上，用木棍拍打，里面的棉絮一下子变得松软了。米酒坛子放在灶台边，她每天掀开坛盖闻一闻，脸上带着期待的笑。“酒要醒，人要等。”她包饺子时总在馅里藏枚硬币，说吃到的人来年有福。我总故意吃得慢，想多看她几眼系着围裙的侧影。

小寒前后，母亲开始缝制棉鞋。她坐在窗边，纳鞋底的锥子穿过厚厚的布层，发出“嗤嗤”的声响。我摸着鞋里絮的新棉花，软得像云朵。“脚暖了，心就暖了。”

她边说边把鞋底在头发上蹭两下，说这样纳起来更顺。我穿着新棉鞋在雪地里踩脚印，她站在门口笑，围巾上落满雪花，像戴了顶白冠。

大寒那天，母亲会熬一锅杂粮粥。她把红豆、绿豆、薏米混在一起，小火慢炖，厨房里飘着五谷的香气。“杂粮养人，就像日子要掺着过。”她盛粥时总把稠的留给我，自己喝稀的。我偷偷把粥里的红枣夹给她，她摇摇头，说：“你长身体，该多吃。”窗外的雪下得正紧，屋里却暖得像春天。

如今我住在城里，冬天再也不用腌菜、纳鞋、熬猪油。但每到寒冬时节，我总会想起母亲站在屋檐下，盼着腌菜坛子飘出香味的日子。那粗糙的双手，那朴素的智慧，那藏在食物里的温暖，都成了她生命里最朴实的冬藏。母亲总说，日子要像腌菜，越久越香；要像棉被，越厚越暖；要像米酒，越陈越醇。

窗外寒风阵阵，而室内却暖意融融。想着母亲曾留给我的那些冬藏，我忽然明白，那些看似家常的什物，凝聚了天下父母对儿女的无尽关爱，它一寸寸地藏进时光，积蓄在岁月的深处，散发着沁人的甜香。

刘小兵

自我记事起，就是爷爷旁边一个绝对自由、无比快乐的留守儿童。但这份快乐在我上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突然消失了。因为长期在外务工的妈妈回来了。

一到家，我妈便马不停蹄地冲到爷爷家，带着我和我那个长期在柴堆里躺着的书包、连夜赶回了那间拥挤不堪的出租房。从此，我的“绝对自由”没了，“无比快乐”没了，取而代之的是我最陌生的“认真学习”。经过我妈半年的努力，我的成绩噌地上来了，同时上来的还有我对我妈的“恨意”——我恨死我妈了，每天嘴里喊的只有两个字：学习！

恨归恨，却从未想过正面反抗她。因为我知道正面反抗的后果有且只有一个。敢怒不敢言更不敢动的我，只能将对妈妈的这份“恨意”转入“内心战场”：我在心里默默地抗议我妈的严厉管教，原本跟我不熟的我来出租房整整一年，从



我的爷爷70多岁了，他说：“我年龄大了，要退出子女的生活，每天吃饱喝足就行了。”爷爷如此说，也是这样做的。

他把工资卡交给了母亲，母亲买什么，他从不提异议。平时，家里做什么饭，他就吃什么饭，从不扫兴，每天都乐呵呵的。

有一次，我做饭做砸了，他大口大口地吃，丝毫没流露出嫌弃，这让我少了一些尴尬，也因此对他的亲近感又多了一层。



北风卷着枯叶掠过窗棂时，母亲总会把腌菜坛子搬到屋檐下。青灰色的陶坛裹着旧棉袄，像只蜷缩的胖猫，安静地守着墙根的光影。我蹲在灶台边看她切萝卜，刀刃与砧板相撞的闷响里，飘着淡淡的辣气。“冬藏不是藏东西，是藏日子。”她总这么说，手指在萝卜条间翻飞，像在给时间打结。

立冬前，母亲会翻出樟木箱底的粗布。她坐在炕头缝棉被，针脚细密得像她掌心的纹路。我趴在她膝头数窗棂上的冰花，她突然说：“人活一世，冷暖都得自己裹紧。”针尖穿过棉絮时发出轻微的“噗”声，像在给冬天打补丁。夜里我总被冻醒，母亲总是默默掖紧我的被角，她的手比炉火还暖。

小雪那天，母亲开始熬猪油。铁锅里的肥肉渐渐蜷缩成金黄的卷，油花在锅底轻轻炸开。她站在灶前，围裙上沾着油